

生命中的红色情结

安福昌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经历,不同的经历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感悟,引发不同的思想情感,从而影响着各自的行为气质,使每个人的生命焕发出不同的光彩。作为长在红旗下一代,我生命的年轮早已深深打上了红色的烙印。红色的烙印伴随着我的成长,与记忆紧密融合在一起,深深地铭刻在我的人生轨迹中。

从记事起,我接受的就是红色教育。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等当年的红色样板戏奠定了我对红色的最初记忆。那时的我,不仅对每部戏的人物了如指掌,情节如数家珍,而且大段大段的唱词也是张口就来,甚至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现在想来,样板戏虽然带有特定环境下的时代烙印,表现形式相对单一,但那一幕幕感人的情节,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却成为埋在我幼小心灵里的精神火种,最终成为我人生的启蒙。

后来,革命战争影片风靡全国,战争场面、英雄形象通过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等电影一遍一遍传给我,时时刻刻影响着我。白山黑水间抗日英雄所向披靡的冲锋,漫漫长征路上勇士先驱们爬冰卧雪的行军、上甘岭上志愿军将士视死如归的坚守,占据了纯洁幼小的心灵。那是一个说英雄唱英雄演英雄的时代,物质生活的贫乏,宣传方式的落后,并不能阻挡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。生产队除了隔三差五放电影外,还时常请说书人讲红色段子。说书调其实就是河南坠子,一把弦子一架鼓,一对筒板,一男一女连演带唱还要拉弦奏乐,当年给五元钱说书人能唱4个小时。对村民还有那时的我来说,听书不仅是打发闲暇时间、丰富业余生活的一种需要,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受。晚饭后,辛劳了一天的乡亲们提着小板凳走出家门,聚集到事先约定的场院,或是小学操场,或是

那种庄严、神圣和胜利者的光荣与自豪感却是一种真实的体验。潜移默化中,精神有了寄托,生活有了憧憬。英雄的共产党人正义的气质,坚贞的品性,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勇于奋斗,不惜牺牲的精神,给予我生命强力的支撑。继承革命意志,“当新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”,爱国奉献的信念也随着岁月更替加深了印痕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。

红色氛围的熏陶,似乎在我心中点亮了一盏不灭的明灯,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。高中一毕业,我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,真正成了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。当年的那种兴奋,那股豪情无法用语言表达,因为我终于可以为自己的信仰的旗帜添一抹亮色了。凭着那股热情与朝气,我在军营这所大学校园里刻苦磨练自己,20年生活战斗在边防一线,入了党,提了干,多次立功,年年受奖。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,生活就是奋斗,奉献就有快乐。这红色情结时刻激励我笑迎一切,把坎坷踩在脚下,将风雨化作彩虹,鞭策自己不因时代动荡而放弃学业,不因生活艰辛而忘却奋斗,也不因前途迷茫而丢掉信念……

奉天城最阴森、最诡秘的地方莫过于故宫。日俄战争期间,俄军把故宫当成了马圈,上千匹军马在大清皇家庭院里任意驰骋,铁蹄把青砖碎石铺就的甬道踏得千疮百孔。俄国兵在大政殿里烤全羊,在十王亭里拉屎撒尿,把一个神圣庄严的昔日皇宫糟蹋得不成样子,满院都是猫屎狗屎味。张作霖进驻奉天后,筹建无线电部队,选址时,相中了故宫,便把这支神秘的部队安排进故宫,派了一个营的士兵护卫。在故宫正门处挂出一个牌子,张作霖亲笔写了十个杀气腾腾的大字:军事重地,擅闯者格杀勿论。

五只“鼠”都知道这支部队,也知道这里戒备森严,在商量去哪里闹时,五只“鼠”异口同声,都把故宫选作了目标。他们觉得只有这里才够惊险、够刺激,才值得一闹。张学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故宫的平面图,五颗“鼠脑袋”围在地图上,粗略确定了进攻路线和行动目标。目标是张学良提出来的,在无线电部队的日本顾问岗田的办公桌上拉一泡尿,留下一行字: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字由张学良写,缘由张学良拉。五个人中,张学良家里地位最卑微,父亲张作孚只是黑山县的一个警察队长,追捕土匪战死后,张作霖把他们母子接到城里,在老邸西边另购

“五鼠闹故宫”就这样淡而无味地结束了,其他人还好,只是挨了老罗一顿臭骂,苦就苦了张学成,积攒了两天的汤水货,枪一响,顿如滔滔江流,破闸而出,止都止不住。张学成在以后的十几年间,想起这事就骂张学良。

祁老号听说后,揪着张学良的鼻子,说:“你小子这点能耐,闹自家营业算啥本事?有能耐,上小鬼子地界闹去!”

祁老号只是随便说说,却没想到,一句话引发了一个事端,差点要了张学良的命。

所谓“小鬼子地界”指的是南满铁路附属地。俄国人使用这条铁路时,附属地只不过是窄窄的一条。到了日本人手里,这附属地就像连雨天的水泡子一样,越扩越大。奉天驿(今沈阳站)是南满铁路上的一个中转站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日本人通过商租、永代借用、强占强买等手段,把奉天驿东西两面,也就是现在沈阳铁西区、和平区的大片土地划入附属地范围。在附属地里,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,附属地的边界就相当于国界。中国人的人犯,只要往附属地里一跑,中国警察就只能干瞪眼,徒劳地擦胳膊挽袖子,却不敢过去抓。

附属地东边界就是现在的和平大街,当年叫国际马路,路东是中国地,路西就是日本的高地。

当时,奉天刚进来一批日本的洋车子(自行车),富士牌的。“五鼠”一人买了一辆,闲暇时就骑着上街,五辆车排成一列横队,风驰电掣般在街上掠过。那时候,五辆日本产的洋车子能同时出现在大街上,不亚于现在哪家结婚同时开出五辆劳斯莱斯,路人除了惊讶、羡慕,大概也只能眼热、眼红了。

“五鼠”最爱骑着洋车子追轨道车。奉天的轨道车是马拉的,两条并行的铁轨,一节花花绿绿的车厢,跑起来,轰轰隆隆的,很有气势。“五鼠”追轨道车一为炫耀,二为刺激。尤其是车上有漂亮女孩时,五个人轻盈了身子,紧贴着车厢,叮零零,叮零零,把车铃按得像一首直抒胸臆的情歌。

以往,他们追车都是到了老道口就往回返,老道口那边就是“小鬼子地界”了。祁老号说了那番话的第二天,五个人再到老道口就没停下,张学良喊了一声“冲”,五辆车携着劲风呼啸着冲向奉天驿。

奉天驿刚刚到站一列车,几十个日本军人从站台上出来,背着行囊拎着枪,三五成群地向广场上集中。五个人、五辆车恰在此时闯进站前广场,车速不减,铃声不弱,如一阵风直冲向日本军伍。刚到的日本兵不知道这五人是何来路,见其来势凶猛,纷纷让路,五辆车呼啸着从站前广场一飞而过。

张学良兴奋得不能自己,几千人的鬼子兵呵,你小爷赤手空拳就杀出来了,当年的赵子龙、关云长也不过如此嘛!祁老号呵祁老号,你现在的有什么话可讲?

行动的前两天,张学良对张学成说,哥,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吃,使劲吃,不能上茅房,都给那老鬼子攒着,争取给岗田拉满一桌子。张学成挺犯愁,拉一桌子有点难度,要不,你找一只狗熊来,狗熊能行。张学良笑笑,逗你呢,尽力而为吧。

张学成很把这事当回事,连续两天没住嘴,吃了五个烧饼,三碗高粱米水饭,五个馒头,四个地瓜,一碗大酱,一碗黄豆。小心翼翼地积攒着,连屁都不舍得放。张学良说,这就对了,干就干他个漂亮的,给岗田那老小子留个五味杂陈、赤橙黄绿青蓝紫!

行动那夜,月黑风高。五个人换了一身夜行衣,靠着一个铁钩,一条绳索,翻过了高高的围墙。从地图上,岗田的办公室就在大政殿,过去大清皇帝办公的地方。张学良向张学成,都准备好了吗?张学成苦着脸说,快点吧,就要喷薄而出了。

五个人来到十王亭前宽敞的甬道上,刚想向大殿摸去。突然,一声尖利的哨响,大殿前亮如白昼,四五个探照灯聚光在五个人身上。随之,数不清的士兵从四面围过来,一个声音高叫着,趴在地上,举起手来!五人正自慌乱间,一梭子机枪子弹向他们头上扫来。张学良大叫一声,卧倒!五个人四脚八岔地趴在地上。

那个大院,将他们一家安顿下来。因了这一层缘故,帮伙中若有什么下作的事,都是由张学成去做。张学成明白自己的斤两,倒也逆来顺受,怪只怪自己父亲官小,又死得太早。

一个多小时,两代东北王。张学良:没想到小日本真下手了。

行动那天,月黑风高。五个人换了一身夜行衣,靠着一个铁钩,一条绳索,翻过了高高的围墙。从地图上,岗田的办公室就在大政殿,过去大清皇帝办公的地方。张学良向张学成,都准备好了吗?张学成苦着脸说,快点吧,就要喷薄而出了。

五个人来到十王亭前宽敞的甬道上,刚想向大殿摸去。突然,一声尖利的哨响,大殿前亮如白昼,四五个探照灯聚光在五个人身上。随之,数不清的士兵从四面围过来,一个声音高叫着,趴在地上,举起手来!五人正自慌乱间,一梭子机枪子弹向他们头上扫来。张学良大叫一声,卧倒!五个人四脚八岔地趴在地上。



一个大帅府 两代东北王 张学良:没想到小日本真下手了

了。

“五鼠”最爱骑着洋车子追轨道车。奉天的轨道车是马拉的,两条并行的铁轨,一节花花绿绿的车厢,跑起来,轰轰隆隆的,很有气势。“五鼠”追轨道车一为炫耀,二为刺激。尤其是车上有漂亮女孩时,五个人轻盈了身子,紧贴着车厢,叮零零,叮零零,把车铃按得像一首直抒胸臆的情歌。

以往,他们追车都是到了老道口就往回返,老道口那边就是“小鬼子地界”了。祁老号说了那番话的第二天,五个人再到老道口就没停下,张学良喊了一声“冲”,五辆车携着劲风呼啸着冲向奉天驿。

奉天驿刚刚到站一列车,几十个日本军人从站台上出来,背着行囊拎着枪,三五成群地向广场上集中。五个人、五辆车恰在此时闯进站前广场,车速不减,铃声不弱,如一阵风直冲向日本军伍。刚到的日本兵不知道这五人是何来路,见其来势凶猛,纷纷让路,五辆车呼啸着从站前广场一飞而过。

张学良兴奋得不能自己,几千人的鬼子兵呵,你小爷赤手空拳就杀出来了,当年的赵子龙、关云长也不过如此嘛!祁老号呵祁老号,你现在的有什么话可讲?

现代诗坛

时光笔记

邵永刚

<p>子夜独坐</p> <p>……秒针“答答”的滴答声里 时间又回来了!一个无用的人—— 它们再次为他翻出了旧日的星辰,在暗处 一朵开,一朵谢,明明灭灭 世事如果执意在他的生命里放一些沧桑 再放一些沧桑 那就,放吧</p> <p>桃花</p> <p>红红的脸庞守住一个怎样的秘密 十年约等于一个句子 但—— 她不说</p> <p>在民间源远的枝头 在一场雨后,时光多么恍惚</p> <p>煤</p> <p>……万年亿年,“因为懂得, 所以慈悲。”</p> <p>痛苦中他选择了黑色;鹰的黑色 孤独中他选择了风骨;岩石般坚硬</p> <p>万年亿年,一个含碳的名字 把光与热一点点铸进了心底</p> <p>万年亿年,他用一再被压低的心跳 将自己与冰冷的岩石区分开来</p> <p>小</p> <p>幽暗、僻静,一段旧光阴里</p>	<p>住着一盏小灯</p> <p>像一朵花儿—— 在枝头,把散落的花瓣分给草丛一些 分给石头一些,分给溪水一些</p> <p>在一个蓝色的初春的早晨 那扇被晨光推开的小窗分到了另一些</p> <p>风中的树</p> <p>……遇到那阵风,凭的全是缘分</p> <p>风要向北去,它就向北倾斜一点 风要向更北的北方去,它就再倾斜一点</p> <p>向北。向北。向北…… 要倾斜到哪一个角度才能倾尽它心中的疼</p> <p>一片落叶</p> <p>……风中,她自由自在地飞着 没人不以为那就是一个人远去的身影</p> <p>放下了责任,义务与厮守了一生的枝头她,在飞——</p> <p>仿佛一个梦刚刚起身——</p> <p>在北国寥廓的空中,舒卷,自如 朝她不曾到达过的地方飞着</p> <p>简介:邵永刚,又名中原客。习诗廿余载,有习作刊发于《诗刊》、《星星诗刊》、《绿风诗刊》、《中国诗歌》、台湾《联合报》等,并入选,或获奖。出版过诗歌小册子。现居河南汝南。</p>
--	---



归帆(国画)

李晓宏

书架

《山海经密码》

邢晓英

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:4000年前,一个叫有莘不破的少年,独自游荡在如今已是繁华都市的大荒原上,他本是商王朝的王孙,王位的继承人,此时却是一个逃出王宫的叛逆少年。在他的身后,中国最古老的两个王朝正在交替,夏王朝和商王朝之间,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。

本书将带您重返那个远古

战场,和那些古老的英雄(他们如今已是神话人物)一起,游历《山海经》中的蛮荒世界,您将遇到后羿的子孙、祝融的后代、看到女蜗补天缺掉的那块巨石,您将经过怪兽横行的雷泽(今天的江苏太湖)、战火纷飞巴国(今天的重庆),直至遭遇中华文明蒙昧时代最原始、最神秘的信仰。

本书依据中国最古老的经典《山海经》写成,再现了上古时代的地理及人文风俗。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,全拜秦始皇所赐:《山海经》——秦始皇焚书时,唯一看了舍不得烧的书。

小说

你会不会剥坚果

田双伶

她爱吃坚果。是他惯出来的。原本她讨厌一切有壳的果子,嫌麻烦。她爱吃零食,却拒绝吃坚果,甚至连葵花籽都懒得嗑。他买来一袋袋坚果,一颗颗剥了逼着她吃:“丫头,坚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,补脑益智,抗衰老,还美容呀。”

常常是他剥,她吃。他的指甲剥疼了,特意买了夹干果用的铁夹子,教她用,可她懒得用。她的性子就是这样,懒懒的,对什么都不上心;就像她的爱情,懒懒的,那时他追她,就随他追,懒得理其他的男孩子;更像她的婚姻,懒懒的,和他成家后,更没有其他事情让她上心。她的日子里,除了上班,就是懒在家里读书,写字,看碟,听音乐。偶尔和几位闺中密友相约吃饭,逛街。

那天他抱了一袋子干果回来,欣喜地说,朋友送的夏威夷果,我也没吃过,听说香得特别,你一定喜欢。

她看着袋子里一颗颗褐色的果子,每颗果子上隐隐地有一道裂纹,圆乎乎的可可爱。看他笨拙地用干果夹去壳,露出一颗奶白色圆润的果仁。他笑着把果仁填进她娇嗔地张开的小口,摇摇头说,真不容易,跟摘人参果似的。她口里含着果仁,把脸偏向电视,看着韩剧中英俊帅气的男主角,边嚼边说,好吃。

家里干果吃完了,她就去超市买袋装的。和女友出来逛街,她从包里拿出来小包装的山核桃仁给她吃。女友说,你怎么吃果仁啊。多没意思。

她的双腿发颤。她的心也发颤了。

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。一进门,她抓起那袋夏威夷果摔到地上。袋子破了,圆圆的果子在地板上滚得到处都是,茶几下,沙发下,门口,橱柜旁。

蓦地,她看见空的袋子里有一个金属片,拾起来仔细地看,原来这是一个开壳器,用它突出的尖插进缝隙扭转,即可完整地剥开。她捏紧壳片插进夏威夷果的裂纹里,转动手腕,果壳砰然裂开。

郑庄公和欲擒故纵之计

王吴军

欲擒故纵计是郑庄公首创的。春秋时期,郑庄公在郑国(在今郑州境内的新郑一带)做了国君之后,他的母亲姜氏逼他将郑国的京城(在今郑州境内的荥阳)封给他的弟弟叔段。当时,京城是郑国北方最大的城邑,也是郑国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。所以,大臣们对姜氏的提议都坚决反对,并要求铲除叔段。

郑庄公对于这件事有自己的思路,他说:“这是老妈要我吧京城封给我的弟弟,不过,多行不义必自毙,我就且先忍耐吧。”于是,郑庄公就先吧京城封给了叔段。

叔段到了京城后,立即开始招兵买马,屯粮练兵,企图谋反。大臣们又请求郑庄公出兵铲除叔段。郑庄公说:“现在还不到时候,他会自取其祸的。”

不久,叔段又在北方占领了郑国地盘上的两个城镇。郑国的那些老干们忍无可忍,都劝说郑庄公赶快发兵铲除叔段。郑庄公说:“他还没有充分暴露,先不用管他。”

那一瞬间,她忽然感到,婚姻是个坚果样的东西,它硬实、牢固,但也脆弱,一旦碰到敏感神经处,它会猝然裂开,再也无法收合。不像她的好姐妹,坚持下来的婚姻,虽经岁月的敲敲打打,但始终没有敲到致命之处,内里果仁保护得好好的——那是她们守护婚姻的胜利。

很晚了,她在灯下用开壳器转开一颗颗夏威夷果,将完整的果仁一粒粒放在盘子里。深夜寂寞的灯光,映在地上堆落的,一片片已掏空的果壳上。

郑庄公和欲擒故纵之计

过了一段时间,郑庄公看到铲除叔段的时机已经成熟,就借口向自己的老妈姜氏汇报工作情况,并说他要到洛阳朝见周朝天子。姜氏以为郑庄公真的要去洛阳,就立刻派人送密信给叔段,让他出兵攻打郑国的都城,然后夺取君王之位。谁知,叔段领兵出京城不远,就被郑庄公预先埋伏的大军给歼灭了。

郑庄公的这种谋略被后人称为欲擒故纵之计,并被写进了兵法,为许多人所沿用。在消灭叔段的庆功和总结大会上,郑庄公得意地总结自己创立的欲擒故纵之计,他说:“消灭敌人时要善于等待,要有诚心和耐心,这样才会获得成功。其实,‘纵’不是彻底放弃,是稍微松懈一下,而且,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,如果逼得敌人狗急跳墙,垂死挣扎,自己损失更大,是不可取的。暂时放敌人一马,不等于放虎归山,这样可以最后寻找机会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。‘擒’和‘纵’看似是一一对矛盾,其实并不矛盾,‘擒’是目的,‘纵’是方法。”郑庄公说完,开心地笑了,他的下属也都纷纷点头称赞。

连载

两周之后。北京时间,晚上十一点。Steve正从办公室走出来。公司里除了他,早已空无一人。Steve穿过办公大厅,穿过狭窄的走廊,走出公司的大门。

他的手机响起来。“赵总,有什么?”“讨厌!不是告诉你了,别叫我赵总。”“那叫你什么?” Steve微微一笑。“叫我菊,菊花的菊。呵呵,那是我小时候的名字。除了你,没有别人知道。”“好吧,菊,以后不要打这个号码吗?” Steve走进了电梯。

“你没把新号码发给我啊。”“不方便。”“你可别想耍我。是不是我调到了上海了,你就不爱搭理我了?”“怎么会呢?”“这可难说!一看就知道,你是个花心萝卜,是不是?”“咱们才认识一个月。就算我花心,新鲜劲儿也还没过呢。”“好啊!你果然花心!快说,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你那个小调查师呢?要不赶快把你家追回来?” Steve微微一笑:“还别说,她走了,还真有点可惜。”“好啊!我就知道!我这就找人,让她永远进不了中国!”“哈哈,别那么小气!哪儿有这么对待媒人的?”“什么媒人?”“要不是她到斐济把你给挖出来,我能遇见你?”“呵呵,谁要你认识?还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。”“好了好了,我得挂了。呵呵,我的司机来了。”电梯门缓缓分开。大厦的门

外,有个穿皮夹克的帅小伙,正站在一辆奔驰跑车旁,微笑着朝着大堂里挥手。

就在距离奔驰跑车不远的地方,有辆小丰田车正从长安街上飞驰而过。

开车的是个姓蔡的女孩。她是一家会计公司的秘书兼会计。如今给私企小老板打工,就好像做了使唤丫头的。每天从睁眼到闭眼,没有一刻不是工作间。小蔡举着手机:“王总,您放心吧,我这正朝机场赶呢。”

“你赶到哪儿了?你们高总的飞机再过二十分钟就降落了!”

“知道王总。我是告诉过你了,以后不要打这个号码吗?” Steve走进了电梯。

“你没把新号码发给我啊。”“不方便。”“你可别想耍我。是不是我调到了上海了,你就不爱搭理我了?”“怎么会呢?”“这可难说!一看就知道,你是个花心萝卜,是不是?”“咱们才认识一个月。就算我花心,新鲜劲儿也还没过呢。”“好啊!你果然花心!快说,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你那个小调查师呢?要不赶快把你家追回来?” Steve微微一笑:“还别说,她走了,还真有点可惜。”“好啊!我就知道!我这就找人,让她永远进不了中国!”“哈哈,别那么小气!哪儿有这么对待媒人的?”“什么媒人?”“要不是她到斐济把你给挖出来,我能遇见你?”“呵呵,谁要你认识?还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。”“好了好了,我得挂了。呵呵,我的司机来了。”电梯门缓缓分开。大厦的门

“得,我怎么听着这么不自在啊,又有什么活儿啊?是不是我们又得换地方了?我说王总,北京的被窝可还没捂热乎呢!”

“你这个小鬼,真聪明!呵呵,放心,这回不是穷乡僻壤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你们高总?就他那个急性子,能在医院里待得住?只要听说有活儿干,打着绷带也得往外跑啊!”

“那成。呵呵,哪家公司需要雇会计啊?不会又是调查公司吧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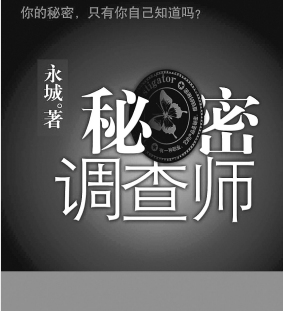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这个小鬼,问题还真多!这回是房地产!等你见到你们高总,就都知道啦!”

小丰田在国贸桥上兜了大半圈,沿着三环,向着机场高速的方向飞驰而去。

几座灯火通明的巨大玻璃楼,在夜色之下,静静地伫立着。

(完)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你的秘密,只有你自己知道吗? 永城著